

素里
原住民
指南
新移民资料



研究与撰写：
Littlecrane Consulting

设计与排版：
Nahanee Creative Inc.
手绘：
Jamie-Leigh Gonzales

摄影：
Kelsie Marchand

目录

领土之承认	3
前言	3
欢迎辞	4
定义	5
陆地民族的故事	8
Semiahmoo 第一民族酋长 哈雷查普尔	
昆特兰第一民族酋长玛丽莲·加布里埃尔	
礼节	10
始于美好的一天	
领土承认的重要性	
举起我们的手	
陆地民族的历史	12
接触	13
接触时期的 Semiahmoo	
边界	
土著与西方世界观的冲突	
素里都市土著与梅蒂人社区	15
素里市的土著人社区	
素里市的梅蒂人社区	
土著权利与所有权：加拿大政策	17
教宗训喻	
无人区	
《1763皇室公告》	
疾病	
《印第安法案》	
《印第安法案之现状	
保留地与住房	
土著妇女与《印第安法案》	
印第安寄宿学校系统	
回家	
影响土著人的当今政策	
加拿大的反土著种族主义	25
迷思来自哪里？	
迷思与误解	
迷思与事实	
土著复兴	28
土著人的光彩	29
庆祝素里市土著人的榜样	

领地之 承认

这项工作发生在 SEMYOME (Semiahmoo)、q̓ic̓əy̓ (Katzie)、k̓w̓ik̓w̓əłəm (Kwikwetlem)、q̓w̓ɑ:n̓w̓ən̓ (Kwantlen), (x̓ł̓ən̓ (Kwantlen), (m̓ł̓ən̓ (Kwantlen), (m̓ł̓ən̓), (x̓əq̓ət̓sət̓əq̓ət̓bt̓əq̓ət̓əq̓əy̓ste Tsawwassen) 等原住民祖传的、未割让给任何人的传统领地上。这些社区的知识、传统和持续贡献为此项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资料。我们向他们过去、现在和新出现的长者表示敬意。

《素里原住民指南》感谢 Semiahmoo 第一民族酋长哈雷查普尔和昆特兰 (Kwantlen) 第一民族酋长玛丽莲·加布里埃尔所提供的智慧、真相及他们分享的对自己社区的真情实意。这些采访是在这些社区经历难以置信的挑战时进行的。我们鼎力支持这些扎根土地的原住民为维护他们的权利所做的不懈努力，他们不仅是为了自己，他们争取权利的方式会影响该地区所有的土著人民。这种领导力向我们展示了自古以来就存在于这里的土地法律、问责制和重要教义的精神。

前言



Len Pierre, 卡齐 (Katzie) 第一民族

ə́ y̓ swéyəl (美好的一天) 和 mí ce:p k̓w̓ət̓x̓w̓íləm (欢迎)。我的名字是 Len Pierre，我的祖名是 Puleeqweeluck，我是来自卡齐第一民族的海岸萨利什（即海岸原住民部落），素里市的东道国之一。我对你说 hay cx̓w̓ q̓ə (谢谢)。感谢您的到来，拿起本指南，带着您的好奇心、团结感和谦逊感阅读和消化它的内容。感谢您来到这里，您的出现和参与对学习、理解和建设与原住民的关系，其影响不容小觑。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海龟岛（北美洲）的原住民，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被排除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历史书籍、指南和教育计划之外。将我们从社会中抹去的历史由来已久。这份《原住民指南》由原住民撰写，并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问题。像这样的文件，其重要性是值得庆祝的，是朝着学习、理解和尊重您现在称之为家的土地上的原住民和原住民的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在阅读和学习本文件后，我鼓励你们每个人都设定一个意图，对即将学习的内容保持开放的心态。不仅仅是阅读本指南，而是在您阅读本指南后很长时间内继续在您的内心和头脑中保留一份空间。我们，原住民，从一开始就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对土地、水和空气有着古老的知识和智慧，我们无比享受它们。

我代表这些人民、原住民国和你们称之为家的土地，欢迎你们每一个人！好好的，继续你对土地和原住民的了解，永远记住要以同情心对待彼此。这些是这里的土地法律。

- Len Pierre, 卡齐 (Katzie) 第一民族

欢迎辞

人们呼吁需要从原住民的角度提供关于加拿大原住民的准确资源，《新移民素里原住民指南》就是对这一呼吁的响应。2018年，土著和新移民青年对话项目将两个社区的年轻人聚集到了昆特兰第一民族，了解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并建立互相团结。通过这些对话，新移民青年报告说，在抵达加拿大后，对原住民的误解立即正常化（习得）。这表明对原住民的歧视在加拿大是一种常态，需要积极解决。

在此资源中，我们将提供有关土著人的传统礼节、历史和当前现实的信息、加拿大的梅蒂人和因纽特人，并解决对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的常见误解。本文件采用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旨在提升和扩大素里市陆上原住民的声音。该资源将揭示严酷的真相，为共同理解奠定基础，并继续推行在素里的原住民和新移民社区之间建立团结的重要工作。

2014年，温哥华市发布了《新移民原住民指南》。这份详尽的报告提供了有关加拿大土著、梅蒂人和因纽特人的明确信息。作者科里·威尔逊 (Kory Wilson) 现在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理工学院 (BCIT) “土著倡议和合作伙伴关系” 的执行主任。科里创建了一个免费的交互式在线课程，称为土著意识模块。本报告将参考科里的工作，以确保我们不会重复劳动，并且确保我们能创造空间来提升当地的、陆上原住民和社区成员的声音。作者向科里致以敬意，感谢她多年来为创建有关土著人民的优质资源所做的专注工作。我们希望在之前以良好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的作家、知识保持者和长老们表示敬意。

要访问 BCIT 的免费交互式土著意识模块：
<https://www.bcit.ca/indigenous-services/resources/internal-modules/>

要访问 科里·威尔逊 的“团结一致基础指南”：
<https://opentextbc.ca/indigenizationfoundations/>

本资源将参考“素里城市土著领导委员会” (SUILC) 在过去五年中进行的广泛研究。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当地土著和非土著组织组成的联盟，这些组织与素里的土著居民有着重要的联系。SUILC 的研究和倡议为素里的土著社区提供了重要的发现。



这项工作提升了当地人的、土著人和梅蒂人的智慧，这些智慧倡导社区的需求。SUILC 在提交给 BC 省的报告中概述了四个优先事项：1、减少城市土著儿童贫困；2、创造更多的原住民住房，提供更多选择；3、建立社区和文化复兴的基础设施；4、解决反土著种族主义。

素里原住民指南将使用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来弘扬陆上原住民、城市人口和土著冠军的故事。居住在素里的土著人普遍经历过反土著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刻板印象在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土著人民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健康、司法、教育和社会服务。当这些种族刻板印象日常化时，原住民在他们的社区中面临更大的障碍。积极消除这些刻板印象并纠正偏见将有助于确保素里的土著、梅蒂和因纽特人免受殖民伤害。



定义

原住民（名词）：

原住民：1982年《宪法法案》第35(2)条将原住民定义为包括：印第安人、因纽特人、梅蒂人。土著和原住民都是原住民、因纽特人和梅蒂人的集体名词。需要注意的是，术语通常存在区域和个人偏好。

土著权利和所有权（名词）：

“是源自一个简单事实的集体权利，即自古以来土著人民不断占领了现在被称为加拿大的这片土地。土著权利不同于非土著加拿大人所拥有的权利，它们不能被废除、立法取消或‘注销’”。

根据1982年《宪法法案》第35条，加拿大法律承认和保护土著权利和所有权。第35条内容如下：

35.(1) “加拿大原住民现有的原住民权利和条约权利在此得到承认和确认。”

“土著所有权是土著固有的土地权利。土地是土著所有权，而土著权利是使用和占用土地的权利。它们都受到1982年宪法法案第35条的保护。自1982年以来，原住民所有权和权利的含义和范围一直是加拿大许多原住民诉讼的主题。”

接触或第一次接触（名词）：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原住民已组成复杂的自治国家，遍及现在称为北美的地区。“接触”或“发现”的概念是无效的，因为土著人在龟岛上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同化（动词），同化（名词）：

“鼓励或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并接受殖民者的文化。”

海岸萨利希（海岸原住民国）（名词）：

“Coast Salish 是用于描述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西北部的，在种族和语言上与太平洋西北部原住民相关的土著人民群众的术语。海岸萨利希领土横跨加美边境，从佐治亚湾北部到俄勒冈州，覆盖温哥华岛的下半部和东部、低陆平原全部以及普吉特海湾和奥林匹克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2010年时，之前被称为乔治亚海峡、乔治亚湾、胡安德富卡海峡和普吉特海湾的水域正式更名为萨利希海，以纪念居住在其海岸上的原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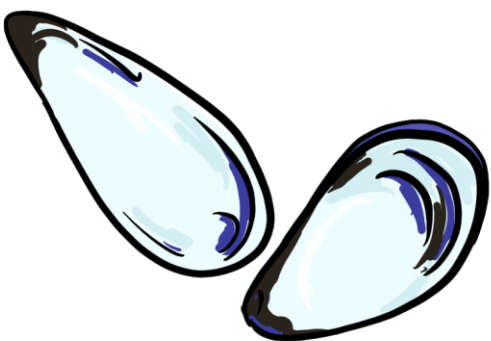
殖民（动词），殖民化（名词）：

“殖民化是一个过程，其中一组人进入另一组人的领土或地区，然后最终接管并改变被殖民者的生活。殖民化发生在世界各地：在北美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印第安的英国人；在南非的荷兰人；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人；和巴西的葡萄牙人。今天，许多土著群体生活在殖民化的影响中，他们正在为自决而战。”

“当一个新群体对原住民群体行使控制权时，就会发生殖民化。殖民者强加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宗教和法律，并制定有利于他们和反对土著人民的政策。他们夺取土地并控制对资源和贸易的获取。结果，原住民变得依赖殖民者。”

文化（名词）：

“表达了社区的世界观以及与土地的独特关系。加拿大的土著文化多种多样，但它们之间有共同之处。传统上，他们的社会是公共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男女平等，自然受到重视，生命是轮回的。”



公民权之赋予（名词）：

公民权之赋予是终止一个人的原住民地位和地位权利并授予完全加拿大公民地位的法律程序。这个过程最初在 1857 年的《渐进文明法》下是自愿的，然后根据 1876 年的《印第安法案》成为法律强制性规定，该法一直持续到 1961 年。公民权之赋予的目的是将“文明的”个人和部落同化到定居者社会，并意味着土著男子可以拥有财产（从分配的保留土地中减去），并可在省和联邦选举中投票（当时土著妇女没有任何合法权利）。公民权之赋予一直持续到 1985 年，如果土著妇女与非土著人结婚，她将失去土著地位。

通过公民权之赋予，地位持有者在以下情况下将失去地位：

- 在加拿大武装部队服役
- 获得学院或大学学位
- 长期离开其保留，例如，因就业的原因
- 成为受任命的部长
- 成为专业人士，例如医生或律师

长老（名词）：

“在土著文化中，长老受到珍视和尊重。长老不仅仅是年长的人，而通常是对其文化中的历史、价值观和教义非常了解的人。他或她遵循这些价值观和教义过着自己的生活。

就他们的知识、智慧和行为而言，长老是社区所有成员的宝贵榜样和老师。长老在保持传承口述历史的传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民族（名词）：

“在加拿大，第一民族这个词用来指那些不是因纽特人或梅蒂人的原住民。过去，第一民族曾被称为“印第安人”。加拿大有 634 个第一民族和 60 多个不同的民族。

第一民族是今天被接受的术语，而被认为是冒犯性的殖民术语的“印第安人”一词已不为人所接受。”

土著 (Indigenous) (名词，形容词)：

“土著这个词在加拿大越来越多地被听到。它被用作土著 (Aboriginal) 的同义词，并且是首选术语。Indigenous 和 Aboriginal 两个词都是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人的集体名词。要注意的重要事项是，术语通常存在地区和个人偏好。”

印第安 (名词，形容词)，印第安地位（名词）：

不，使用“印第安”这个词是不行的。在加拿大使用“印第安人”一词被认为是过时和冒犯性的。

但是，该术语仍在法律文件中使用，例如《印第安法案》和《宪法法案》（1982 年）。“印第安人”一词用于指代根据《印第安法案》具有地位的原住民。《印第安法案》定义了谁是印第安人，谁不是印第安人。有地位的人拥有“证明其印第安地位”的卡片。

《印第安法案》（名词）：

《印第安法案》是另一项旨在尽快将原住民融入欧洲社会的尝试。根据《英属北美法案》（1867 年）第 91（24）条，联邦政府被授予对“印第安人和为印第安人保留的土地”的管辖权或控制权。

因纽特人(名词，形容词)：

“因纽特人是一群生活在加拿大北部地区、格陵兰和阿拉斯加的原住民。因纽特人已经在北极生活和繁衍了数千年。传统上，他们以捕猎鲸鱼、海豹、驯鹿、鱼和鸟类为生，以土地资源为生。许多因纽特人今天继续收获这些资源。”

*历史上因纽特人被称为“爱斯基摩人”，但这个词既不准确也不尊重人，不应使用。”

土地主张（名词）：

“加拿大政府正式将现代条约称为综合土地主张。”

口述传统（名词）：

“土著人民通过口头讲故事方式来传递价值观和历史。口述历史和故事代代相传，对于保持土著地位和文化至关重要。人们重复他们的历史和故事，以使信息世代相传。通常，每个社区中特定的人都需要非常小心地记住口述历史。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见证人。”



保留地（名词）：

“联邦政府划出的土地供印第安乐群落使用和受益。”并非所有土著人都生活在保留地。2011年，报告为注册印第安人的原住民的统计数据如下：

- 49.3% (637,660) 居住在加拿大的保留地
- 在魁北克，72% 的人住在保留地，在各省中比例最高
- 在新不伦瑞克省，68.8% 的人住在保留地
- 在新斯科舍省，68% 的人住在保留地
- 在安大略省，37.0% 的人居住在保留地
- 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35.1% 的人住在保留地”

许多原住民希望住在他们的保留地，但有很多原因导致他们做不到 - 通常是没有足够的房子，保留地离他们的工作地点太远，或者基础设施不足。

自决（名词）：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包括自决权。原住民大会将自决描述为一个民族选择自己的政府和决定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今天，土著人民正在行使土著权利和所有权以实现自决，并从这片现在称为加拿大的土地上的财富和资源中受益”。

定居者殖民主义（名词）：

首先，定居殖民者“留下来”：与商人、士兵或总督等殖民代理人不同，定居者集体打算永久占领土著土地并主张其主权。

其次，定居者殖民入侵是一种结构，而不是一个事件：定居者殖民主义持续不断地消灭土著人口，并主张国家主权和对其土地的司法控制。2009年，斯蒂芬·哈珀说：“加拿大没有殖民主义的历史。”这一声明受到广泛批评，因为1) 加拿大政府在2008年为寄宿学校系统发表了道歉；2) 加拿大的殖民主义仍然存在并且盛行。土著人民今天仍然感受到不公正法律的影响。尽管有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定居者殖民社会在获得政治效忠后并不会停止殖民。

第三，定居者殖民主义寻求自我终结：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殖民主义，其目标是维持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殖民结构和权力不平衡，定居者殖民主义趋向于以至高无上的、不受挑战的定居者国家和人的形式结束殖民差异。然而，这不是去殖民化的动力，而是试图消除土著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定居者主权所构成的挑战，试图消灭土著人民本身，并试图主张错误的叙述和定居者的归属结构。

有地位的印第安和无地位的印第安人（名词）：

“有地位的印第安人”（或“注册印第安人”）是被联邦政府承认有权根据《印第安法》注册为“印第安人”的人。

“无地位的印第安人”是指被认定为第一民族（印第安人）但根据《印第安法案》无权在印第安人登记册上登记的人。有些人可能还拥有第一民族的成员资格。

主权（名词）：

“从历史上看，第一民族通过自己的政府、法律、政策和做法来管理他们的土地和资源。他们的社会非常复杂，包括贸易和商业系统、建立关系、管理资源和灵性。”

条约（名词）：

早期的定居者“将条约视为将土著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给非土著人民和政府的过程。”

“在与原住民签署条约时，英国政府，其次是加拿大政府（1867年之后），将条约视为完成向王室的所有权转移。”

“第一民族在签署条约时将自己视为平等的伙伴（一个国家），并相信根据条约，他们仍然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传统领土。”

无人区（名词）：

“欧洲地图制作者将未开发的景观绘制为空白区域，而不是将这些空白区域解释为尚未绘制的区域，他们将它们视为等待定居的空地。当欧洲人抵达北美时，他们将其视为无主之地或‘无人区’。他们只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土著人民已经在这些土地上生活了数千年，拥有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对于新来者来说，这片土地是他们可以殖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来者开始接管原住民传统领土的一部分。在新来者到来之前很久，原住民就已经占据了这片土地。”

传统领土（名词）：

自古以来第一民族居住或使用的土地。他们与这片土地有着神圣的、文化和经济上的主要联系。由第一民族确定的土地区域是那些他们和/或他们的祖先传统上占据和使用的土地的地理区域。这些领土的一部分通常与邻国共享。”

陆地民族的故事



Semiahmoo 第一民族酋长哈雷查普尔

美好的一天。我的传统名字叫 Xopocton，我的英文名称是哈雷查普尔。我是 Semiahmoo 第一民族（素里市所在的其中传统领土之一）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当我们谈论接触前的 Semiahmoo，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上下文中来理解。当我们谈论我们的大洪水的故事时，那不是我们的起源故事，因为我们的故事早于我们的洪水故事。我们将自己描述为“Xlactumush 人”，意为“大洪水的幸存者”。我将先来解决这一英语术语 - “故事”。当我们说“故事”时，有一种错觉或误解，认为我们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我们称它们为 Xol Xol（口头传统）。我们称 Xol Xol 为我们的古老历史，它通过口头传统代代相传。

这些不是故事。当 Semiahmoo 人回溯我们的历史时，我们会回到洪水前的时代，回溯至比那之前更远些。我们甚至还有关于不一样的世界的口述传统、口述历史。那是一个人类、动物和自然更加相互联系的时代。

有一次我和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有人对我说：“你知道，你看起来很聪明，你怎么能相信那些东西？”。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问这个人，“你爱你的祖父母吗？”他们说：“是的，当然！”我说：“你认为你的祖父母会对你撒谎，让你走上错误的道路吗？”他们说：“绝对不会。”

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不相信我们的祖先会让我们排着队来听一堆谎言或谬论”。

我们的口述传统通过仪式以及通过我们与土地、领土的关系保留了我们的历史，保留了我们的传统、习俗和礼节，并且保留了我们与那些古时代的联系。我同意这一点，因为作为一名年轻的领导者，我说我们必须有这种信念，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历史有信心，承认并理解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你不知道你去过哪里，你就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因此，当我们谈论我们的起源、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与动物和海洋生物的关系时，我们甚至开始了解我们是谁的词根，作为“Semiahmoo”人。Semiahmoo 的意思是“人民的地方”。我们也是 Xwelmux（这片土地的人）。因此，当我们说 Semiahmoo 和 Xwelmux 时，我们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来自哪里。

作为土著人，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基本的信仰体系。我们需要退后几步...并承认西方世界观和土著世界观之间的差异。我们现在的主要挑战是西方和土著世界观在地球、水道的和土地保护和安全方面、资源和土地的消耗以及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这样做等方面的差异。

“如果你不知道你去过哪里，你就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Xopocton, 哈雷查普尔酋长



玛丽莲·加布里埃尔酋长

昆特兰第一民族酋长玛丽莲·加布里埃尔

在 Kwantlen 领土上，有 10,000 人。在天花和其他灾难之后，昆特兰的人口减少到 69 人。现在在昆特兰，有 310 人。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增加更多人口。其中一位长老正在为我们的人民争取恢复他们的地位并让他们回家而战。他们不能住在家里，这不是我们人民的错。我们努力张开双臂，以开放的思想 and 开放的心欢迎每个人回家。1993 年 6 月 11 日，我已故的父亲任命我为酋长，那天是我女儿 Tricia 的生日。他们在我们的运动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聚会。他们授予我父亲大酋长的头衔 - 乔·加布里埃尔大酋长。他们举行大型聚会，那时我父亲身体不好。他身体不太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他说，“你跟我下来，但**你**也有工作要做。”那时候，即使是在今天，成为社区的领导者真的很难。有时这不是一件好事。

我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下山来到田野。就在我们离开田野之前，我爸爸告诉我“这将会是你了。”[我要当酋长。]

我呆了，“什么？！”

在过去，“酋长”或“领导”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好词。这几乎就像是一句脏话。我们并不为自己的地位感到自豪。没有人想成为酋长，我们有点像烫手山芋一样传递它！

我在九个孩子中排行中间。当我把他推下山坡时，我说：“爸爸，你知道你不必这样做！你可以把它给我的兄弟姐妹。”他说：“安静，把我推到公园去，我选择了**你**！现在让我们保持安静，现在让我们去做我们的工作。”

我记得在聚会上我是心怀感激的。这个仪式是为了纪念我已故的父亲和叔叔，因为他们为国家服务了 30 多年。他们在没有资金，也没有钱的时候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已故的父亲是一名商业渔民。他和我妈妈用他们的大部分钱来管理我们的国家。那时，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报酬，这只是他们对人民的责任。

在圣诞节的时候，[社区的]人们会说，“如果不是你爸爸，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昆特兰]。”在圣诞节，我的家人会宰杀一些牛并将它们分发给社区成员。我们还不得不为各家购买冰柜，因为当时人们没有办法储存过冬的食物。

我父亲以仁慈和慷慨的态度领导着大家。我从观察他的过程中了解到，我希望在我对昆特兰的领导中保持这些价值观。领导力基于慷慨、尊重和尊重我们的文化。”

礼节

礼节是复杂的土著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传统的法律和礼节因国家而异。礼节是指陆地民族如何举行仪式、欢迎客人、尊敬他们的祖先和尊重他们访问的国家的土地。尽管种类繁多，但这些法律体系早于接触已有数千年。礼节是维持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关系的行动。例如，当邻近的部落访问 Semiahmoo 时，他们会将独木舟背靠岸。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他们带着尊重，有时带着庆祝的精神接近这个国家的村庄。人们会唱歌欢迎客人上岸（Chappell, 2021）。今天，一个普遍遵守的礼节是提供领土确认。

《印第安法案》是加拿大同化土著社区的工具。在殖民时期，1884 年至 1951 年的《印第安法案》将文化习俗中嵌入的礼仪和土著法律体系列为非法。土著人如果被抓到执行传统礼仪，往往会被逮捕。这项禁令的影响对礼节和文化行为的传承方式产生了长期影响。今天，执行礼节，例如进行领土承认，在文化开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始于美好的一天

昆特兰文化大使迈克尔·凯利·加布里埃尔：

几年前，我们举行了第一次鲑鱼仪式。我们举办这个仪式是为了感谢鲑鱼自远古以来支持着我们的国家。多年来，许多人要求我的祖父赫布或祖母海伦支持举行仪式，这次鲑鱼仪式也不例外。我们请他们来做，是因为他们会确保我们的仪式像过去一样具有文化基础（遵循礼节）。

有一次，在完成了我们的仪式后，我们坐下来，互相参观和交谈。我们问我爷爷，“我们在仪式上做的一切都很好吗，爷爷？”他说，除了一件事，我们什么都做的很完美。“你忘记了你需要一首歌，当人们进来时的一首入门歌曲。”

他向我们解释了入门歌曲背后的教导：

“当我们举办聚会时，我们必须致敬我们的客人。开始聚会时，我们的社区都会向客人举起手。我们不知道他们走了多远才和我们在一起，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到达这里，以及参加我们的聚会占用了他们的家人和亲人多少时间。

Semiahmoo 的酋长哈雷查普尔描述了今天使用的礼节：“欢迎其他部落[和]其他国家[是]我们使用祖先歌曲的时候。我被教导说歌曲是第一语言。所以，当他们访问我们的社区时我们会互相欢迎[我们会唱歌]，这是我们今天仍在练习的事情。当我们进行独木舟旅行时，我们会在来到海滩之前唱这些歌曲。我们会停在岸边，我们会唱那些歌，那些欢迎歌和那些情歌。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独木舟调转，然后我们把它们放回去。因为到了这里我们就会明白，如果独木舟头朝前[进入]，那就是战争的征兆。这是冲突的征兆。与我们的战争歌曲相比，我们的欢迎歌曲有非常不同的音调。人们会知道通过不同的歌曲，人们是如何接近的。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是[承认]我们在别人的土地上。我们不只是进入别人的领地然后[扑通跳下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这就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生的事情。承认我们在这些领土上，而这些人在这片土地的原始人，这是尊重和良好做法的标志。”

因此，我们通过唱一首歌来感谢他们参加我们的仪式，然后开始我们的聚会。这首开场曲还有另一个目的。这是为了与客人对接，这样我们大家就可以一心一意合作。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就是 Let's semot -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



领土承认的重要性

领土承认很重要，因为它们承认陆地民族与土地的长期关系。殖民化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土著土地基地减少到0.2%。这对原住民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通过承认陆地民族，您就是在尊重您所居住或聚居的土地的历史。这段历史包括土著人民自古以来与土地的关系，并承认他们对自己的家园拥有的权利和所有权。

陆地土著法律和礼节确保为子孙后代照顾好这片土地。重要的是，要承认第一民族必须本着互惠互利、小心看管和互联互通的精神照顾土地的意图。

科里·威尔逊说：“在 BC，你经常会听到‘未割让’这个词。当土地被割让时，这意味着有一个正式的礼节来分享或将土地转让给另一方。BC 省的大部分土地从未正式割让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95% 的地区，包括温哥华，都在未割让的传统原住民领土上。未割让意味着原住民从未将他们的土地割让或合法地将他们的土地转让给皇室或加拿大。”

2013 年，温哥华市议会开始承认 Squamish、Tsleil Waututh 和 Musqueam 第一民族的未割让领土。该法案写道：“在 2013 年 6 月 21 日全国原住民日，温哥华市市长迈出了非凡的一步，宣布了和解年，这是一项为期一年的努力，旨在治愈过去并建立新的关系。原住民和所有温哥华人，建立在开放、尊严、理解和希望的基础上”

在立法中，该文件指出：“在和解年期间所说的所有其他真相的基础是现代城市温哥华建立在 Musqueam、Squamish 和 Tsleil-Waututh 第一民族的传统领土上的事实，这些领土是从未通过条约、战争或投降割让出去。”

通过承认这些领土，加拿大人正在朝着促进他们与土著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迈出一小步。今天在加拿大，土著政府和组织必须不断倡导机会均等，他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并能够过上不受伤害的生活。Skwxwú7mesh 知识管理员和顾问 Ta7aliya (Michelle Nahanee) 说：“我的长辈和其他人告诉我，承认领土是为了表示尊重或与土地建立联系，以建立更好的关系。”



摄影：Darren Tierney 来源：Unsplash

举起我们的双手

表达尊重和感激的一种方式举起你的手。该礼节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各国会雕刻和竖立巨大的杆子，描绘一个男人或女人张开双臂。这些雕刻将欢迎前来的部落人员。

“当我们高举她的手时，当我向你伸出手时，这是我们表示我们最尊重的标志。但在过去，当我们乘独木舟旅行时，[举手]表明我们没有恶意，我们手中没有武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采用了它来表达对我们所爱和关心的人的尊重。” - 迈克尔·凯利·加布里埃尔



陆地民族的历史

土著人民的传统和历史早于接触数千年。昆特兰和 Semiahmoo 人都有关于洪水的口头传统。Xeytem Rock 是BC 省米逊地区的考古遗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 10,000 年前。

哈雷·查普尔酋长：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领地的一位长老看到一个幻象。他们看到一场大洪水即将来临，摧毁了这片土地，并杀死了许多人。老人告诉人们：“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但我们需要在它到来时做好准备。”发出警告后，他们开始建造两个巨大的雪松独木舟。其中一个装满了补给品，如干果、干蔬菜、干海鲜和肉类。

他们把独木舟装满并用垫子盖住。他们做好了准备，有一天，正如长老所预见的那样，水开始上升又上升。长者走过来说：“我们只是把孩子们放进[独木舟]。”于是他们把孩子们塞满了第二艘独木舟。当水继续上涨时，其他不在独木舟上的人在洪水中丧生。

我们的土地变了，世界也变了。一段时间后，水开始退去。孩子们开始离开独木舟，开始探索变化的世界。久而久之，他们开始分道扬镳。其中一个大孩子提醒其他人：“我们需要再次召集所有的人，我们需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他们一致认为，他们会再次聚集，那时他们会在名字上加上后缀。

孩子们在他们的地名上加上后缀 -mish 来表示他们来自 x^wleqtəmox，意思是“洪水的幸存者”。在那个故事中，我排除了我们在斯阔米什北部的亲戚。他们有不同的人，与一个不同的起源，但我们的人民，以及南方的人民，在他们的名字末尾都有 -mish，如 Stillaguamish、Suquamish、Swinomish、Duwamish、Samish。”

当我们开始在地理上识别自己时，它就有了上下联系。它展示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几代人的成长范围。我问我的长辈我们为什么不改名，我们不是 Semiahmoo 人。我们是 Semiahmoo。我的长辈说：“嗯，那两艘独木舟，一个在你所在的地方以南靠岸，另一个在更南方一点点的地方靠岸。我们从未真正离开过家。洪水过后，我们从未离开过那些独木舟靠岸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大本营，我们和我们在南方的亲戚是住在离家很近的人。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们的祖先为子孙后代做出的牺牲。他们的牺牲是年轻人生存的机会和能力。当日子变得艰难时，我会努力记住这一点。说到移民和新移民，那是另一位来到这个国家为他的孩子和家人寻求更好生活的父亲。这和我们做的完全一样。



说到移民和新移民，那是另一位来到这个国家为他的孩子和家人寻求更好生活的父亲。
这和我们做的完全一样

接触

在接触之前，据说有 9 千万到 1.1 亿原住民生活在北美。当第一批定居者抵达加拿大时，他们依赖原住民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知识。“原住民对早期欧洲探险者在陌生领土上的生存至关重要，他们后来在 17 和 18 世纪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中成为宝贵的军事盟友”原住民对加拿大早期发展的贡献有助于建立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加拿大。在美国，《易洛魁和平大法》对美国宪法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接触时期的 Semiahmoo

“Semiahmoo 人住在长屋里。在一个村庄遗址，现在被称为罗伯茨角的，有一个大村庄，那里有 12 间长屋。每间长屋可容纳 50 至 100 人的家庭。这些结构是巨大的！有时足有一公里长。每一代人都会加入到长屋，里面的家庭用编织垫子隔开。这种社区生活方式嵌入了问责制和社区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如果家庭和社区在大家庭住宅中为社区的健康而共同努力，则收集、狩猎和分享食物的效率会更高。如果土著人生活在今天的“核心”家庭住宅中，社区早就不能够生存下来。今天，许多原住民，无论是陆地的还是都市的，都是几代同堂的。”

- 哈雷查普尔酋长

核心家庭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

“我们在一个核心家庭中长大，你知道，一个小核心家庭，我，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现在我结婚了，我搬到了我妻子的社区，在她母亲的家里。我们在家里做了很多工作，我的姻亲也住在这里。这真是太棒了。我们必须能够将自己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看法非殖民化。核心家庭系统不是我们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孩子在祖父母身边成长和陪伴的重要性，以及与长辈共度时光所带来的学习和理解。”

- 哈雷查普尔酋长



边界

在北美，原住民的领土相互重叠。为共享传统的狩猎、捕鱼和聚集地，大家遵守礼节，维持关系及通婚。加拿大成立时，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边界将许多民族切成两半。在 Semiahmoo 领土上，原住民民族必须选择边界的哪一侧来移动他们的社区。这种被迫搬迁对社区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布鲁克斯·阿坎德·保罗 (Brooks Arcand Paul) 说：“边界是一种殖民建构。任何边界都是单方面强加的，没人与可能受到影响的土著民族进行协商...加拿大机构需要打破土著民族受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约束的观念。”

在 2019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上诉案 (R v. Desautel) 中，确认了居住在加拿大境外且因国际边界与其祖传领土分离的土著人民可能有权享有加拿大宪法第 35 条规定的权利。



土著与西方世界观的冲突

哈雷查普尔酋长讨论了在 BC 淘金热期间定居者开始大量涌入时土著与西方世界观的冲突：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触期间，世界观发生了冲突。土著世界观是关于相互联系和包容的，是[更大创造]的一部分。我相信你听说过土著人“永远不摄取超过你的所需”。这是我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建立在关系和互惠的基础上，而不是摄取。另一个我们世界观的主要区别是，我们对所有权的理解与欧洲人不同。

我将分享一个小故事来详细解释。来自 Sto:lo 领土的一位长者告诉我关于所有权的故事。他说，当淘金热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发生在这片领土时，其中一名淘金者来到该领土，说：“哇，这是谁的领土？”

Sto:lo 人回答说：“这是我的。是我们的。”淘金者告诉 Sto:lo 人，他将从他那里购买土地。他们都窃笑，因为从原住民的世界观来看，我们不拥有它，我们不能拥有它，我们永远不会拥有它，我们只是为子孙后代保留它。西方的心态是关于所有权和开采的。他们说：“我现在拥有这个了，它是我的，我有权拥有它。”

这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发生冲突的第一个例子。当淘金者走过来时，他给了原住民一个很小的补偿。他们都窃笑着走开了，因为从一种世界观来看，你不能拥有它。所以从原住民的世界观来看，他们为你无法拥有的东西赚钱。

那个人也偷笑了，说：“我刚刚在这片土地上偷了一笔交易。”几年过去了，最终 Sto:lo 人回到了这片土地，而这片土地周围有了一道栅栏。这场世界观冲突开始了。从那以后几乎就是这样。”

“我们不拥有它，我们不能拥有它，我们永远不会拥有它，我们只是为子孙后代保留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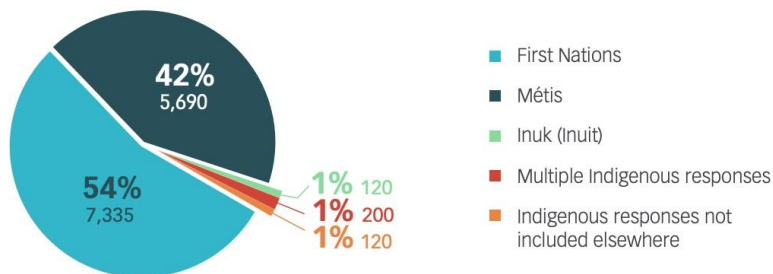
素里

都市土著和梅蒂人社区

素里的土著社区

素里现在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大的土著人口的家园！加拿大 60% 的原住民生活在保留地之外，或远离家乡。由于保留地很小且服务不足，居民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机会来繁荣发展。也常常缺乏供所有成员居住的保留地住房。许多原住民前往主要城市，以寻求远离家乡的发展机会。一些原住民流离失所是因为他们在“60 年代挖空运动”（孩子被强行带离家）期间被安置在政府照顾下，或者由于被寄养而搬迁。在素里，原住民居民曾谈到感觉彼此“看不见”或“与他们的文化节”。素里没有诸如原住民聚会空间这样的重要文化基础设施。素里只有五个原住民社区组织，而温哥华的原住民虽然人口相当，却有 28 个社区。这意味着素里缺乏针对原住民的服务和计划，不幸的是，这些人正面临一些挑战。

Figure 1 Indigenous Population by Indigenous Identity, Surrey,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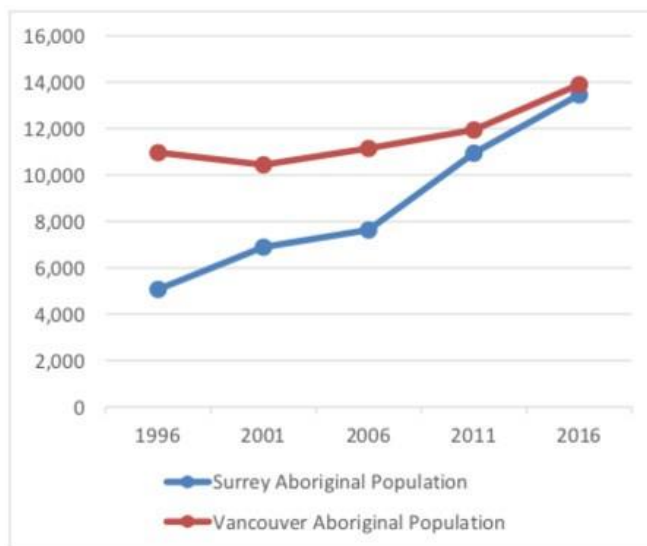


Source: Custom Data Organization from Statistics Canada, Census 2016

素里都市土著领导联盟 (SUILC) 关于素里土著人口的一些事实：

- 城市人口年轻且增长迅速
- 素里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4.9%，而温哥华仅为 1.2%
- “根据这一增长率（图 2），我们相信素里现在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大的原住民社区，并且在未来 25 年内将是温哥华的两倍”

- 素里 55% 的原住民是第一民族，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加拿大各地，代表了许多国家、文化和语言
- “土著人居住在全素里的所有社区。北素里是许多素里土著居民的家园……但牛顿、克洛弗代尔和南素里也是如此”（SUILC，2019 年）
- 素里原住民的年龄中位数为 28 岁，而温哥华的原住民年龄中位数为 33 岁。素里总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 38 岁，温哥华为 39 岁（SUILC，2019）
- 几乎一半 (45%) 的人口年龄小于 24 岁。素里有 3,655 名 0 - 14 岁的土著儿童，占素里土著居民的约 30%。



素里的梅蒂人社区

加拿大的梅蒂人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梅蒂文化源于17和18世纪法国或苏格兰男性与土著女性之间的通婚。梅蒂人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并建立了自己的社区。曼尼托巴省的红河定居点据说对梅蒂人具有文化意义。

梅蒂人不受《印第安法案》管辖，但加拿大各地建立了一些梅蒂人定居点。不幸的是，这片土地的大部分被定居者和政府非法占有。

1885年，加拿大政府处决了路易斯·瑞尔 (Louis Riel)，罪名是保卫他的梅蒂 (Metis) 家园和人民的权利。同年，加拿大政府给了梅蒂家庭一种叫做梅蒂纸币的货币，可以兑换土地或金钱。许多梅蒂人因使用纸币而失去土地给定居者，并因该系统而无家可归。联邦政府意识到该纸币系统的缺陷，还利用这些缺陷来占梅蒂人的便宜。

梅蒂人今天面临着争取联邦政府承认他们的权利的斗争，尽管已经做出改变，立法上将梅蒂人纳入原住民行列，例如《印第安法案》赋予他们与地位持有者相同的权利。

2014年4月17日，联邦上诉法院发布了一项裁决 (Daniels v Canada, 2014 案)，它裁定梅蒂人和无地位的印第安人将拥有与原住民相同的权利。

现在有70,000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自称为梅蒂人。在素里，梅蒂人占土著人口的45%以上。尽管如此，梅蒂人经常在素里争取认可和争夺空间。



土著权利和所有权

加拿大政策

以下部分将概述政策和立法，以及对加拿大原住民的权利和所有权的其他影响。

教宗训喻（Papal Bulls）

教宗训喻是天主教教宗制定的公共秩序。1455年，教宗尼古拉五世颁布了教宗训喻《罗马教宗书》（*Romanus Pontifex*），1495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颁布了教宗训喻《*Inter Caetera*》。这些文件授权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北美，并视土著人为“不如人”。它还使来自非洲的奴隶贸易合法化。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早期的殖民行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种族灭绝的影响。

这些梵蒂冈指令成为加拿大和美国几个世纪以来法律的基础，对原住民的歧视性待遇赋予合法性。发现学

说是《罗马教宗书》的一个要素，它证明了为了利润和剥削而夺取土著土地是正当的。因为天主教会认为土著人是异教徒，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制定法律来夺取土地而不会产生任何后果。这些法律旨在使原住民成为教宗的“臣民”，并不承认原住民拥有自治的主权。

Roxanne Dunbar Ortiz 是一位研究教宗训喻的学者和专家，他说：“教会和国家都是纯粹出于经济利益的殖民者。对‘新世界’的探索不是寻找基督徒皈依者，而是寻求统治、掠夺、夺取财富。”



无人区（Terra Nullius）

Terra Nullius 是一个拉丁术语，意思是“空地”或“无人的土地”。无人区的法律是18世纪在欧洲制定的。被殖民的土地，如加拿大，被认为是“空的”，尽管原住民一直居住在那里。这项政策是为盗窃土著土地辩护的一种方式。根据无人区的逻辑，如果之前没有欧洲强国声称拥有土地，则允许新到达的欧洲强国声称拥有土地。无人区证明了17至20世纪北美的殖民化的正当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概念逐渐纳入欧洲列强认为“没有文明社会”的领土。

发现学说和无人区都对加拿大法律和今天的土著人民有影响。联合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及“原住民大会”都呼吁放弃这些原则。这意味着根据这些概念组建的加拿大将不具有法律权威。问题是，加拿大是建立在这些文件的基础上的，它们仍然冲击着今天影响土著人生活的法律。

《1763年皇家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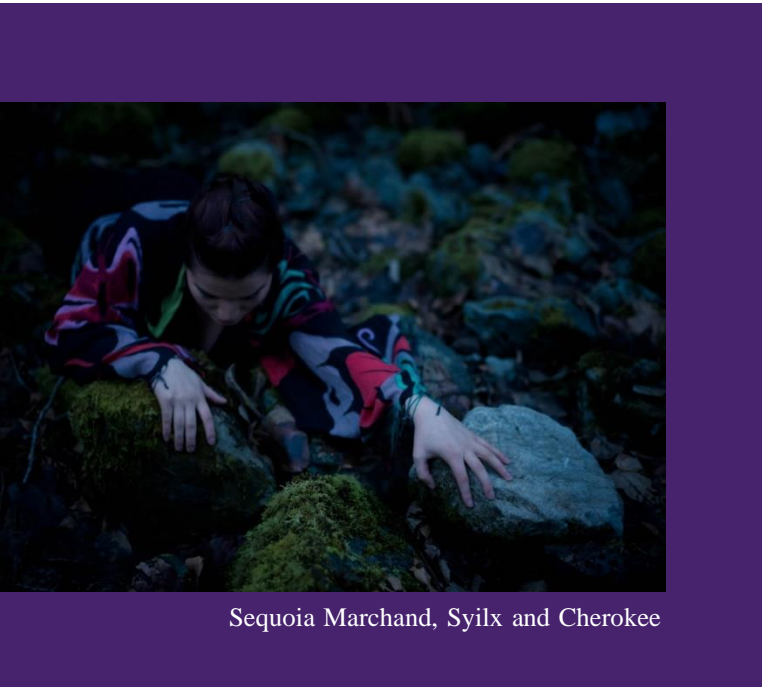
1763年，英国国王乔治颁布《皇家公告》。这份文件是一套指导方针，用于在英格兰赢得七年战争后宣称在北美拥有领土。该公告承认土著人民对其土地和社区拥有主权。该公告指出，土地必须保留给土著部落，不得强迫土著人民离开他们原来的土地基地。该文件还承认部落政府及其管理国家的合法权利。卑诗省弗农 (Vernon BC) 的土著律师丹·威尔逊 (Dan Wilson) 描述了主权：

“就治理而言，主权是指一个政治团体对自己拥有完全的权力和权利，不受其他实体或权力的干涉。

在 1763 年的《皇家公告》中，王室定义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1. 与王室有关联（结盟）的“印第安”国家不得被王室的任何臣民“骚扰”；（它们不会受到伤害或被盗）
2. 未经“公众”同意，不得剥夺“印第安”民族的土地和资源
3. “印第安”国家只能与王室缔结条约，而不能与其他殖民国家缔结条约。

《皇家公告》指出，土著所有权和权利一直存在并继续存在，直到土地通过条约割让。



Sequoia Marchand, Syilx and Cherokee



疾病

随着欧洲人来到加拿大，海龟岛上的原住民国家因天花等疾病而受到破坏。昆特兰原住民估计有 10,000 人，在天花爆发后减少到 69 人。昆特兰今天有大约 400 名成员。Semiahmoo 从 1000 人减少到只有 16 人。他们目前只有 100 名成员。

“当欧洲人到达时，他们带来了北美以前不知道的天花和其他疾病。原住民没有免疫力，因为与欧洲人不同，他们几个世纪没有接触这些疾病。据估计，多达 90%–95% 的土著人口死于这些外来疾病”

- 科里·威尔逊

《印第安法案》

阅读《印第安法案》 -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i-5/>

拉出 - “你可以在 10 加元钞票上找到约翰·A·麦克唐纳 (John A. McDonald)”

备受争议的《印第安法案》是一部管理加拿大原住民生活的立法。该法案由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于 1875 年推出，旨在鼓励加拿大采用欧洲社会同化原住民的模式。

1876 年，在约翰·A·麦克唐纳领导下制作的内政部年度报告指出：“原住民应受到监护，并视为国家监护下的被监护人或儿童。应该尽一切努力帮助‘红人’摆脱对他的监护和依赖，这显然是我们的智慧和责任……让他为更高的文明做好准备。”

《印第安法案》认为土著人不如欧洲人。它使原住民成为“国家监护的人”，这对加拿大原住民产生了长期的毁灭性负面影响。在该法案制定之前，大部分土地被定居者和政府占用。该法案通过后，原住民不得离开他们的保留地或参与经济活动。该欧洲强权强加给土著人民的“监护和依赖条件”建立了一种家长式关系，造成了社会和经济差异的条件，这些条件今天仍然影响着社区。

UBC 的土著基金会指出：

该立法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为了在加拿大境内运作，原住民需要采用“加拿大”地位并放弃他们的文化和传统。殖民思想将原住民和文化视为“野蛮”和“原始”，如果没有加拿大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监督，最终无法在当代殖民社会中生存。

在《印第安法案》之前，《皇家公告》创建了“印第安保留地”，旨在确保土著土地不会开放成为定居点。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土地被从这些保留地夺走。亚瑟·曼努埃尔 (Arthur Manuel) 表示，原住民只剩下加拿大全部土地的 0.2%。

土地盗窃以及《印第安法案》中的立法使土著人民无法有意义地参与经济并发展出曼努埃尔所说的“立法依赖”。（见“迷思和事实”）

1867 年，随着《英属北美法案》的通过，加拿大成为一个国家；第 91(24) 条规定联邦政府对所有“印第安人和为印第安人保留的土地”负责。根据《印第安法案》，土著人民：

- 没有通行证就不能离开他们的保留地
- 需要获得销售牲畜或农作物的许可证。这控制了土著人民有意义地参与经济的能力，并使他们几代人都变得贫穷
- 无法进行传统仪式，如聚餐、圣丹斯舞会和所有其他仪式。这些重要的仪式嵌入了传统的陆地法律，例如米约·皮马蒂西温 (Miyo Pimatisiwin, 1925-1951) 的聚餐经济和克里族神圣法实践
- 被禁止使用传统服装和礼仪服装
- 不能投票（原住民直到 1960 年才允许投票）
- 无法组建自己的政治团体（1925-1951）
- 如果酋长站出来反对联邦政府，印第安特工可能会解除他的酋长职位
- 不能聘请律师 - 如果土地被非法征用，原住民不能在法庭上与律师一起抗争。有地位的印第安人聘请律师或寻求法律建议、为土地索赔筹集资金或成群结队都是违法的。许多人不得不停止组织，但其他人继续秘密地这样做以争取他们的权利。” - K·威尔逊

《印第安法案》最具破坏性的部分是强制所有 6 至 17 岁儿童进入寄宿学校的立法。（见“寄宿学校”）

在印第安法案实施的最初几十年，联邦政府确立了印第安代理人的角色，以控制保留地的生命。今天，《印第安法案》仍然由联邦政府通过两个联邦部委进行管理：皇家土著关系部和加拿大土著服务部。

《印第安法案》之现状

今天，加拿大有 630 个社区和 60 个不同的民族受《印第安法案》管辖。

科里·威尔逊说：

1. 印第安法案经过多次修订，如今控制着：
2. 谁能获得地位，谁可以传递地位
3. 免税规则——有地位的原住民如果赚取收入或在保留地购买物品，则无需纳税；由于保留地很小，如果原住民在保留地外工作或居住，他们仍需缴纳所得税和财产税
4. 保留地的住房、基础设施和发展
5. 保留地内的群落（土著政府）

保留地及住房

由于原住民无法拥有土地，而且限制居住在只占其传统领土一小部分的土地上，因此原住民无法将与拥有土地相关的财富传承下去。这是造成保留地内和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土著人民生活贫困的一个系统性原因。今天，《印第安法案》仍然控制着谁可以拥有保留地。

保留土地由联邦信托持有，这意味着保留土地的原住民不拥有土地，但可以借款来开发和拥有住房；然而，大多数保留地住房被视为社会住房。住房短缺和低于标准的生活条件造成了保留地的住房危机。历史条约要求联邦政府提供储备住房，但尚未达到应对住房危机所需的 20,000-35,000 套住房的估计数。

“从任何衡量标准来看，保留地住房都达不到要求，尤其是与非保留地住房相比：

保留地内 41.5% 的房屋需要大修，而保留地外的非原住民家庭则为 7%。保留地的过度拥挤率是非保留地的 6 倍。在许多社区，三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情况并不少见 - 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必要。”



原住民妇女与《印第安法案》

自古以来，土著妇女一直是土著社区的支柱。海龟岛上的许多民族都是母系的，这意味着孩子们属于他们母亲的氏族，并通过他们母亲的亲属来追踪他们的家族血统。在一些民族中，女孩从母亲和阿姨那里接受教育。男孩们从他们母亲的兄弟那里学会了打猎。那些非母系社会仍然尊重女性，高度尊重她们，并期待她们的智慧和指导。

在许多民族中，女性担任着有影响力的政治角色，例如西海岸民族的女族长和平原部落的氏族母亲。族长和氏族母亲具有重要的决策作用。在一些民族，酋长被视为傀儡，这意味着尽管他们代表自己的社区，但未经女性领导层同意，酋长无法通过法律。《印第安法案》剥夺了土著妇女的所有政治权力。

强加的欧洲权力结构将所有政治权力授予土著社区的男性，造成权力失衡和文化知识的丧失。海龟岛的原住民将原住民妇女视为地球上最神圣的生物之一，因为她们是“活生生的给予者”。

谁是“印第安人”的定义也将土著家庭、社区和民族分了开来。例如，直到 1982 年，原住民女性获得和保持地位的能力取决于她们与男性的关系。如果原住民妇女嫁给梅蒂人而非原住民男子，她将失去地位，他们的孩子也将失去地位。然而，嫁给土著男子的非土著妇女获得了地位。

土著妇女“成为减少并最终消灭土著人口的工具。土著妇女被描绘成贫穷的父母，这使得加拿大政府可以将土著儿童转移到寄宿学校或寄养家庭变成情有可原。目前，[土著女性]背负着过度性化的投射，这些投射玷污了我们母亲、姐妹、阿姨和奶奶的形象。”

- Renee Elizabeth Mzinegizhigo-kwe Bedard

Dene 学者和活动家 Glen Coulthard 指出，1869 年，加拿大政府通过了《渐进公民权法案》。制定该法案是为了建立选举“群落委员会”制度。这不仅对国家内部的传统治理体系具有破坏性，而且进一步使土著妇女处于不利地位。该法案通过后，妇女不再有权从丈夫那里继承遗产，也被剥夺了投票和参与群落政治的权利。原住民妇女的这种公民权之赋予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女性嫁给了一个没有地位的男人，政府也保留剥夺她的地位的权力。失去地位意味着失去在保留地居住、获得住房和获得联邦补贴的医疗保健的权利。

“《印第安法案》导致土著妇女在殖民之前拥有的权力和权威被取代…到 20 世纪初，土著妇女的生育能力受到政府安全[审查]，伴随着优生学运动，立法允许对土著妇女和男子进行任意、非自愿的绝育。”



Kenzie Miller (Syilx), Amy Cote (Tsilhqot'in), and Taya Nickel (Tsilhqot'in and Secwepemc)

印第安家庭主妇协会于 1930 年代在保留地上开始运作，并成为有地位和无地位土著妇女的重要发声筒。这是第一个代表无地位土著妇女的协会，该协会指出地位法如何歧视妇女。其中一些挑战今天仍然存在。

在加拿大，土著妇女继续面临大量歧视。土著妇女遭受暴力的可能性是非土著妇女的 3.5 倍。加拿大和美国土著妇女和女孩被谋杀和失踪的关键问题已经表明，加拿大通过政策和立法忽视对土著妇女的待遇与种族灭绝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全国性调查听到的暴力行为相当于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包括原住民、因纽特人和梅蒂人，尤其针对妇女、女孩和 2SLGBTQIA 人。这场种族灭绝由殖民结构赋权，证据就是《印第安法案》、六十年代挖空运动、寄宿学校以及侵犯人权和土著权利的行为，直接导致了目前土著人口中暴力、死亡和自杀率的上升。”

加拿大土著妇女协会报告说：

加拿大统计局报告提到，土著妇女作为凶杀案的受害者的比例明显过高。

- 1997 年至 2000 年间，土著女性的凶杀率几乎是而非土著女性的 7 倍。
- 加拿大印第安人和北方事务部 (INAC) 发布在《大赦国际加拿大》的报告《被偷走的姐妹：加拿大对土著妇女的歧视和暴力》中的数据表明，25 至 44 岁拥有印第安地位的土著妇女死于暴力可能性是其他同龄妇女的五倍。
- NWAC 的研究表明，涉及土著妇女的凶杀案更有可能悬而未决。NWAC 的 Sisters In Spirit 数据库中只有 53% 的谋杀案得到了解决，而全国所有谋杀案的这一比例为 84%。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此处的 MMIWG 最终报告：
<https://www.mmiwg-ffada.ca/final-report/>

印第安寄宿学校系统

寄宿学校是加拿大历史上的黑暗遗产。第一所寄宿学校于 1870 年开办，开始了对土著人民 126 年的毁灭性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寄宿学校网络早已消失或关闭；然而，最后一所学校直到 1996 年才关闭。印第安寄宿学校系统的影响是普遍和持续的。

寄宿学校由加拿大政府创建，由各种基督教会管理。这些学校的预期目的是“抹去孩子身上的土著文化 - “杀死孩子身上的印第安人” - 并阻止文化代代相传。大约 150,000 名土著儿童就读于印第安寄宿学校。在这些学校就读期间，90-100% 的学生遭受了严重的身体、情感、精神和性虐待。此外，非常惊人的是，40 - 60% 的儿童没有在寄宿学校幸存下来。这些受害者中的大多数被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中。

1884 年，加拿大政府要求所有土著儿童上这些寄宿学校。制定了法律来惩罚抗拒命令的父母，对不服从者处以罚款或监禁。家庭四分五裂，虽然兄弟姐妹经常被送到同一所学校，但他们经常分开。学生根据年龄、性别和工作职责进行隔离。这些法律由印第安特工和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执行。

印第安寄宿学校的生活

土著儿童每天都受到虐待。儿童抵达后即遭到身体虐待，许多人被用煤油清洗，或更换衣服并剪发以符合欧洲标准。在许多报告中，原住民幸存者谈到因为说他们的语言或实践他们文化的任何方面而遭到身体殴打。寄宿学校的生活条件很糟糕：食物稀缺，而且经常发霉，并且被强行喂给孩子们。由于这些条件，土著儿童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佳。再加上卫生条件差，许多人死于疾病。大多数学生接受了五年级教育，然后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在寄宿学校期间，一些土著儿童接受了加拿大卫生部的实验。实验包括营养不良对人体的影响以及如何预防。性虐待在寄宿学校也很常见。怀孕少女产下的婴儿经常被强行带走并送人，有时婴儿被谋杀。

回家

儿童的早年是人类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寄宿学校回家的土著儿童面临许多障碍。学龄儿童因身体、精神、情感、精神和性虐待而受到创伤。许多幸存者返回时无法说他们的语言或参加文化活动。由于文化表达在寄宿学校受到惩罚，一些孩子对他们的文化习俗感到羞耻。寄宿学校还影响了孩子们对父母的依恋，从而破坏了可以代代相传的家庭关系。

印第安寄宿学校系统旨在剥夺学生先前发展的文化知识，使他们与家人和社区隔离。土著儿童同时与他们的家乡社区和“主流”的欧洲-加拿大社会分离，经历了迷失、羞耻和缺乏归属感，这些都继续影响着几代人。

曼尼托巴省创伤知情信息和教育中心报告：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儿童、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自然社区和文化支持之间的依恋关系是如何被侵犯的。被从照顾者身边带走的经历会带来创伤，并对儿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依赖一个反应迅速、有教养、始终如一的照顾者对于健康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寄宿学校系统的许多孩子在被从家庭带走后并没有这种经历，随后由于被从依恋对象带走的创伤而挣扎到今天。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都可以感受到这些被破坏的依恋所带来的影响。”

许多幸存者报告说，由于他们的痛苦和创伤，他们不知道健康的家庭、爱情或育儿是什么样子。传统的养育方式没有传给年轻一代。由于许多寄宿学校的幸存者被迫以军国主义的方式长大，他们没有学会如何将原住民世界观中的爱心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今天，许多年轻的土著人报告说，父母从未告诉他们父母爱着自己，而这一代人正在打破这种循环。

寄宿学校系统的长期影响被称为代际创伤，因为有证据表明这种创伤会遗传给子孙。然而，代际创伤不仅指寄宿学校及其幸存者，还指自定居者抵达以来土著人民所经历的创伤。

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了解寄宿学校对土著家庭和社区造成的伤害，包括学龄儿童的高死亡率。1910年，麦克唐纳 (MacDonald) 说：“人们很容易承认，印第安儿童因在这些学校居住得如此之近而失去了对疾病的天然抵抗力，而且他们的死亡率远高于他们在村庄里的死亡率。但这本身并不能证明改变该部门的政策是合理的，这一政策致力于最终解决我们的印第安问题。”



影响土著人的当前政策

原住民大会 (AFN)、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C) 和联合国 (UN) 都呼吁加拿大放弃种族主义优越论。AFN 指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不公正不会改变，但这样能承担责任和承认加拿大目前对第一民族的义务。”从本质上讲，加拿大人必须承认，为加拿大的发展提供基础的法律是基于种族优越的概念。

AFN 更进一步：

“与其对第一民族采取对抗性立场，加拿大倒不如维护皇室的荣誉，并参与一项不寻求最小化我们对土地的权利的土地权利决议。原住民不应该为了我们的土地和权利得到尊重而进行旷日持久、昂贵的诉讼。”

在加拿大争取固有的土地权利有很多障碍。将联邦政府告上法庭以维护现有所有权和权利的相关费用由第一民族负担，许多民族因此处于经济窘迫，亚瑟·曼努埃尔 (Arthur Manuel) 称之为 0.2% 的经济。

关于土著所有权和权利的话题，AFN 表示，“最大的问题仍然存在：王室如何获得所有权以及王室如何继续维护主权？正如学者约翰·博罗斯 (John Borrows) 提醒我们的那样，“只要加拿大法律继续剥夺原住民拥有的基本所有权和总体治理权，它对原住民来说仍然存在问题。”

土著权利和所有权存在 - Degalumux

权利和承认框架

DRIPA / UNDRIP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governments/indigenous-people/new-relationship/frequently-asked-questions-the-united-nations-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

- **Yellow Head Institute CG:** 所以，虽然不是条约，但它仍然可能非常强大。我想多谈谈卑诗省法案。您认为它会按照您建议的方式约束省级政府吗？**JB:** 政治团体实施国际法的正常方式是通过立法。因此，该过程将确定我们的条约标准、我们的惯用国际法原则或国际法一般原则，他们会说：“好吧——这就是标准，现在我们需要将其纳入我们自己的立法领域，以给予那种力量，以赋予更大的确定性。”如果 B.C. 政府认为这“仅仅”是一项声明，而不是一项条约，他们没有义务将其纳入立法，他们本可以采取其他措施与土著人民合作，或与联邦政府合作制定权利。但是，如果它确实代表了国际法、惯用国际法的原则，则将有一项义务：

- 人权法庭 - Blackstock 诉加拿大政府一案

Skookamina Marchand, Syilx and Secwepemc



加拿大的 反原住民种族主义

对原住民、他们的历史、文化和他们面临的当前问题缺乏认识是导致反原住民偏见的一个原因。加拿大的教育系统也导致了这种意识的缺乏，并且历来没有充分代表原住民，还压迫土著人民及其语言。

在最近的历史中，教育材料偏爱加拿大移民文化的历史。直到今天，加拿大学校的孩子们都被分配了一些材料来赞美哥伦布的到来，称他是“发现”后来被称为北美的那个人。省和地区教育局开始将他们的课程转变为包含土著世界观，但许多人认为这种转变太缓慢，需要为教师提供更多培训和资源。缺乏原住民视角的教育将进一步嵌入对原住民有害的刻板印象。

主流媒体经常关注土著故事或历史中的社会问题或动乱，经常将土著人描绘成不守规矩或不守法。媒体中反土著偏见的例子仍然存在，例如在

萨斯喀彻温省被谋杀的年轻土著男子库尔滕布希的死是如何被发现的。加拿大媒体经常将布希描绘为非法嫌疑人，而他的凶手却被无罪释放。这个故事在加拿大的原住民社区中引起了震动，有人呼吁媒体从公正的角度报道原住民故事。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土著青年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受到资源开采影响的传统领地。

一名青年惊呼：“我们正在努力确保后代仍然能够依靠土地获取资源。”在媒体中，这些青年被称为“抗议者”、“非法公民”和“擅自占地者”。

主流媒体只报道影响土著社区的创伤性的、消极的和煽动性的故事，从而助长了消极的刻板印象。这再加上标准化的偏见是种族主义滋长的沃土。

在素里，SUILC 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论坛，讨论素里的反土著种族主义及其对社区的影响。

迷思与误解

以下部分来自科里·威尔逊的《**Pulling Together**》，经许可。在这里找到完整的资源：

<https://opentextbc.ca/indigenizationfoundations/back-matter/appendix-c-myth-or-fact/>

这些迷思来自何处？

尽管情况正在改善，但仍有太多加拿大人不了解原住民的真实历史、他们的历史、文化或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

原因有很多：

- 多年的政府政策一直致力于将原住民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
- 保留地将原住民与加拿大社会隔离开来
- 关于加拿大和原住民的真实历史的教育很少。
- 电影、电视和媒体常常延续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有关土著人面临的一些刻板印象的教育视频，请参见<https://www.coursera.org/lecture/aboriginal-education/8th-fire-episode-2-its-time-dY3WR> 6:39



Sequoia Marchand, Syilx and Cherokee

迷思或事实

- 1. 土著人民从未有过书面语言。**这是一个迷思！欧洲和亚洲的书写系统只是以视觉符号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但还有其他方式。土著人民使用符号和各种标记来交流和讲述故事。图腾柱、岩画和象形文字是视觉语言的例子。
- 2. 原住民不缴纳任何税款。**这是一个迷思！所有原住民都必须像所有其他加拿大人一样纳税。这包括所有收入，联邦、省和市税，以及从保留地中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应付的税。唯一的例外适用于被联邦政府认可为“有地位的印第安人”。他们不必支付：
 - 如果他们的收入的 **60%** 来自保留地，则需缴纳所得税
 - 如果他们在保留地内购买商品或服务，或将其交付到保留地内，则需支付省或联邦销售税，
- 3. 原住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以前，他们应该克服它。”**这是一个迷思！土著人民仍在应对殖民化的影响。考虑到原住民几乎被定居者传入的疾病消灭，那些有复原力并幸存下来的人现在正在经历对其生活质量、地位、文化表达和传统习俗的持续影响。例如，《印第安法案》仍然控制着原住民生活的许多方面，并限制了原住民社区的自治能力。直到 1951 年，原住民三人以上的聚集、没有通行证离开保留地、聘请律师、拥有财产或实践他们的文化都是非法的。直到 1982 年，随着宪法修正案的实施，第一民族妇女的法律地位才不再取决于她们的结婚对象。卑诗省最后一所寄宿学校于 1984 年关闭，因此即使是那些没有上过学的人，仍然饱受痛苦、失落和种族主义的持续影响。
- 4. 原住民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迷思！加拿大各地的原住民和社区在语言、文化和传统方面非常多样化。卑诗省有超过 200 个第一民族社区。他们讲超过 36 种不同的语言。在 2016 年的人口普查中，BC 省有 270,000 人自我认定为第一民族、梅蒂人或因纽特人。这个数字不包括保留地的第一民族，因为许多保留地没有包括在人口普查中。根据您在省内的位置，文化习俗和传统会有所不同。

要观看土著意识培训视频，请访问 <https://www.coursera.org/lecture/aboriginal-education/8th-fire-episode-2-its-time-dY3WR> 23:28

5. **土著文化非常原始。**这是一个迷思！土著人民拥有复杂的文化和治理、商业、贸易和农业系统，在与定居者接触之前已经繁荣了数千年。尽管在加拿大东部和中部签订了许多和平条约，但定居者政府不会承认或验证这些强大的系统和方法。例如，卑诗省省长詹姆斯·道格拉斯与温哥华岛第一民族社区谈判达成协议，但后来的省长取消了这些协议。
6. **原住民获得免费大学教育和免费住房。**这是一个迷思！一些第一民族是有资格获得高等教育基金，条件是他们是有地位的印第安人，并且取决于他们的第一民族社区是否有足够的联邦拨款来资助他们的全部或部分高等教育。许多原住民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得不到社区或政府的帮助。至于免费住房，每个第一民族都与联邦政府谈判以获得资金来建造保留地房屋，然后第一民族为房屋提供抵押贷款。租户向第一民族付款以偿还抵押贷款。如果租户确实获得了住房补贴，那是因为他们处于特殊的低收入状态。即使房客还清了抵押贷款，房子也不在他们的名下，他们也不能出售。
7. **与其他人相比，原住民有更多的成瘾和犯罪问题。**这是一个迷思！整体人口而言，土著人更有可能面临成瘾问题，并且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人数过多，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有犯罪倾向，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更容易上瘾（尽管数十年来这被科学家和许多人认为的确如此）。更容易成瘾和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人数过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是受殖民化相关的综合影响而导致的结果。这些包括缺乏对其文化、传统和语言的认可；政府政策；种族主义、歧视和成见；家庭结构崩裂；贫穷；隔离；和寄宿学校、功能障碍循环和代际创伤。在大城市中的贫困社区警察人数比较多。如果原住民比大多数加拿大人更穷（从统计数据来看也是如此），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接触到警察或刑事司法系统。此外，一旦进入刑事系统，由于缺乏理解和文化差异导致制度偏见和种族主义，土著人民面临进一步的歧视。因此，他们更有可能被定罪并被判处更长的刑期。
8. **土著青年不受寄宿学校或殖民的影响。**这是一个迷思！殖民有对土著社区的持久影响，包括家庭结构崩裂、贫困、抑郁、成瘾、代际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土著青年必须克服许多社会和经济障碍，才能打破这种有害循环。许多原住民持续经历着种族主义——有时是直接和有意的，有时是不知情的意见、误解和偏见。这会影响到他们过上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的能力。
9. **原住民不想与政府相处，不想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迷思！原住民已经是加拿大的一部分，并希望联邦政府承认他们作为不同民族的自治权和权利，如宪法所述。原住民在加拿大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从他们的土地和领土被非法夺取，到政府未经协商就代表他们做出的决定。

要观看土著意识培训的视频，请访问
<https://www.coursera.org/lecture/aboriginal-education/8th-fire-episode-2-its-time-dY3WR>
23:28

土著人的 光彩

庆祝素里市土著人的榜样

今天，许多原住民正在恢复他们的原住民地位。他们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善于表达、受过教育、富有创造力。他们正在继续寻找将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重新构想土著地位。这些榜样以他们的祖先关系为基础。媒体经常曝光创伤性故事，这可能会导致对土著的负面看法。在本节中，我们希望提升 BC 省素里的土著光彩。

Alanaise Goodwill - Anishnaabe



Alanaise Goodwill 博士是来自仙迪湾第一民族的 Anishinaabe，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她目前在西门菲沙大学素里校区任教。Alanaise 是咨询心理学领域的科学家、实践者和教育家。她的工作是通过解决殖民暴力的严重问题（如帮派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在心理健康实践中去殖民化。作为一个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数不多的土著注册心理学家中，她在几个土著社区中持续提供积极的服务以及承担她的教学职责

Alanaise 在新兴的土著心理学领域重新开发了布兰登大学的原住民和土著咨询计划。她还为加拿大一些领先的教育机构编写课程。“Alanaise 致力于地位恢复、集体康复和从破坏性殖民进程中（包括印第安寄宿学校）恢复原状。她的工作引起了加拿大心理健康委员会的注意，她在 2009-2012 年担任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顾问”

Alanaise 热衷于语言振兴，并将语言融入她的家庭和团体咨询方法中。这项创新工作在语言振兴或咨询心理学领域前所未见。

Jay Simeon – 海达第一民族

Jay Simeon 是一名海达雕刻师，他的父亲在素里生活了 10 年。Jay 出生在 Sdast'a.aas Eagle 氏族的 Kaawaas 分支。Jay 的母亲是来自阿尔伯塔省布洛克的黑脚(Blackfoot)。Jay 被公认为海达艺术的领导者，并在 16 年间指导了其他艺术家。2011 年，Jay 获得了卑诗省原住民艺术富尔默奖。Jay 的第一位老师是他的父亲 Eric Simeon。Jay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用他在房子周围找到的物品进行雕刻。14 岁时，Eric 将 Jay 介绍给他的姨妈莎伦·耶尔塔齐 (Sharon Yeltatzie)，他的艺术之旅由此开始。

Simeon 14 岁时跟随他的姑姑海达艺术家 Sharon Hitchcock 做学徒，并跟随 Dwayne Simeon 学习珠宝制作。他通过书籍和参观博物馆继续学习西北海岸的设计。Jay 的作品已在北美的画廊展出。

“他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雕刻师，擅长多种尺度和介质，正是通过他的珠宝，他确立了自己在西北海岸设计的前沿地位。他在金、银、骨和泥土方面的作品融合了多种技术，创造出西北海岸艺术界最复杂、最精美的雕刻首饰。他对细节的关注，加上强大的设计能力，使他成为他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工匠，创造出最令人兴奋的作品。”

Jay 注意到他作为城市海达人所感受到的压力。他说，接触到新工具和能够进入画廊为他提供了许多机会。然而，Jay 渴望回到他家乡的土地上。



Guuj sdang (双狼) 镶板
Jay Simeon (Haida)
红雪松, 亚克力



月亮吊坠
Jay Simeon (Haida)
黄雪松木, 石决明

Len Pierre - Katzie 第一民族

Len 是一位父亲、Coast Salish 顾问、公共演说家、教育家、文化实践者和精神流氓 (spiritual ganster)。拥有成人教育和文化知识体系的背景的 Len，目标是实现企业系统、任何专业学科的方法、政策和课程内容去殖民化和转型。

Len 在药物过量危机、文化安全、非殖民化物质使用和成瘾，以及促进土著世界观从而积极影响土著获取健康服务等领域方面大力倡导土著健康权利。

Len 指出，土著人民受到以下殖民事件的严重影响。

寄宿学校
60 年代挖空运动
土地盗窃

在真相与和解时代，Len 认为，弥合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现实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他专注于重新定位土著知识和价值观，为任何愿意接受的服务提供者提供教育讲座、研讨会和咨询服务。



Lyn Daniels - Kawacatoose 第一民族



Lyn 热衷于去殖民化教育。Lyn 拥有 UBC 的政策和教育领导力教育博士学位。她的论文侧重于土著大学生对公共教育的记忆。她研究了比较了印第安寄宿学校系统和公立学校系统。这使她能够在当前教育中展示出原住民学生的时下经历，并突出点明基于殖民的教育政策。

在与多个 BC 学区和教育厅合作期间，Lyn 一直担任土著教育的管理员、协调员和顾问。目前，她是素里学校原住民学习部的教学总监。她在角色内外都倡导原住民领导者之间的平等和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通过在社区内和跨学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Lyn 旨在为原住民学生创造清晰的高等教育途径。

原住民之 复兴

“

土著土地和水域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因此是土著复兴的核心

- 克丽丝特尔 史密斯

原住民地位的复兴或觉醒是海龟岛日益壮大的运动。通过开垦土著文化，国家可以打破贫困的循环，并开始从殖民化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这个过程始于土地，这是土著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关键组成部分。Leanne Simpson 写道：“现在、过去和将来，战斗都是为了土地。土地，以及它所教导人们的、所要给予人们的，以及它所要求人们的一切。”

这场运动由一股青年浪潮引领，土著人民在卫生、教育、法律和政治等领域不断崛起。

土著复兴的行动始于接触。在英国统治下，聚餐和仪式是非法的。然而，土著人民继续秘密地进行着。

当寄宿学校系统开始时，一些家庭将家人藏在森林中，以躲避印第安特工和皇家骑警。1969年，皮埃尔·特鲁多 (Pierre Trudeau) 发表白皮书，这是一项旨在将土著人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的立法，但遭到土著社区的拒绝。作为回应，由哈罗德红衣主教 (Harold Cardinal) 领导的阿尔伯塔省印第安人协会 (Indian Association of Alberta) 盛装出席，伴着鼓声和歌声，呈献了红皮书。红皮书概述了与英国王室签署的原始条约，是加拿大境内自治和自给自足的基础。土著问题流行播客“红人在笑” (Red Man Laughing) 主持人瑞安麦克马洪说：“需要注意重要的事项是，无论加拿大的土著人如何被对待，土著人民仍然愿意在国与国的框架下进行谈判”

在此，昆特兰第一民族酋长 Marliyn Gabriel 向她所在社区的长者表示敬意——尽管他们在寄宿学校和歧视中遭受了创伤性经历，但他们已经制定了教义来教育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兰利小学和初中的孩子们。这些昆特兰长老热衷于教育下一代，以免过去的暴行继续。

结束语

感谢您花时间阅读本资源。参议员默里·辛克莱 (Murray Sinclair) 在渥太华里多高中对教师、家长和社区成员的讲话中谈到加拿大新移民在和解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表示：

“如果加拿大新移民与这段历史没有联系，他们在正在进行的和解工作中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你觉得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如果你觉得对未来负责，那么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你需要关心和解。”

- 参议员默里·辛克莱



Hanna Dexel-Poitras, Jaylen Dexel-Poitras, Jamie Dexel-Poitras (N'kakamplux), 以及 Presley Poitras (Haida and Syilx)



Funded by: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Financé par :

Immigration, Réfugiés
et Citoyenneté Canada



SURREY
LOCAL IMMIGRATION
PARTNERSHIP